

海南的雪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s://archiveofourown.org/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71085871>.

Rating:	Mature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快乐男声2007 Super Boy 2007
Relationships:	Chen Chusheng/Wang Yuexin , 公子于鑫
Characters:	Chen Chusheng , Wang Yuexin
Additional Tags:	背德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eries:	Part 2 of 反进化
Stats:	Published: 2025-09-20 Words: 27,778 Chapters: 7/7

海南的雪

by [elecold](#)

Summary

比海更深

Notes

0919王栎鑫生贺联创《出厂日期》

陈哥第一人称视角，有道德瑕疵，伪现背。

2021分手旅行，时间线混乱。

建议在阅读《颐和园》后服用（鞠躬）

bgm：陈楚生《出厂日期》

沸腾

大概是五点多的时候，外面突然开始打雷。

排练室里没有开灯，整个房子被乌云遮住，一瞬间便暗了下去。雨水很快也跟着降下来，噼噼啪啪砸在头顶的天窗上，声音特别大，每次下暴雨都担心那块玻璃要被打破。

我第一反应是坏了，没带伞。黄少峰说今天一早就发了黄色预警，你出门不看天气预报啊？我说预报又不准。黄少峰拍我肩，有些东西还是得信，你看你现在不就傻逼了么。知道自己说不过他，只好举起手里的麦克，来刚刚那首我们再来一遍，辛苦各位。黄少峰对我竖中指，我回他以抱拳，承让了。

后面继续练了半个多小时，手机上不停弹出道路被淹的新闻，说得人心惶惶，我怕再晚点他们要回不了家，今天的排练只好到此结束。

打开微信看看收到的消息，置顶里有个红点，老婆发来的，说下雨了。最新一条问我今晚回不回家吃饭。

我在对话框里打字，不回了，你们吃。要发送之前犹豫了一下，又把那行字删干净，按住屏幕给她发语音条，我现在和黄少他们在排练室，晚上就不回家了，你们早点休息别等我。顺带多问了两句Demo兴趣班的情况，Aiden在家里乖吗？

过了几分钟她传回来一条二十几秒的语音。今天我们Aiden会喊爸爸了，对不对宝宝？我听儿子学着她咿咿呀呀地讲，不知道是爸爸，呱呱，还是没法定义的某个音节。隔着网络一切总是显得不够真实，那种模糊的质地反倒让我格外感动。

跟老婆又聊了几句。另一个置顶的头像迟迟没有发信息过来，我不知道自己究竟在期待什么。点进和他的聊天界面，对话停在昨天下午，他问我晚上想吃啥，我说简单点就行。

最后是他从外面打包了几份炒菜回去。据说是北京最地道的一家湖南小炒，我之前从来没吃过，也没听说过。但王栎鑫是湖南人，既然他说正宗，那我便这么相信吧。

开了空调也吃得满头大汗，他嘲笑我吃辣水平不如以往，我说本来就没什么水平，是你高估了我。他摸摸鼻子，又歪一下头，说是吗，在快男城堡的时候感觉你挺能吃辣的。我说那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。王栎鑫笑着嗯了一声。隔了好一会儿，听见他说十四年。

我没想到那句话会需要一个答案，抬起头，王栎鑫的脸和十七岁的他相差无几。当年的小孩并没有从他身上离开，我分不清是哪个王栎鑫正在和我说话。

他叹了口气，陈楚生，我居然都跟你认识整十四年了哎。

我愣了愣，说是啊。是啊。刚刚吃下去的米饭被那句话压得很紧，石头一样堵住我的喉管。因为他讲的是不容置疑的事情，所以我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说、可以补充。我只承认。

王栎鑫的碗里干干净净，我问他怎么不吃，他说在外面吃过了，吃不下。一听就是在说谎。这个家伙比上次见他时还要再瘦一点，三十几岁，两个孩子的爸了，不知道平时都是怎么照顾的自己。

剥了几只虾放到他碗里边。王栎鑫一副吃惊的表情，我说你至于吗，搞得跟我一直在虐待你一样。他咧开嘴，嬉皮笑脸，你舍不得虐待我。

朝他送去难以置信的一眼，我心说这人怎么敢像这样笃定。

谁告诉你的？扒完手里最后一只虾，我转头去够桌子斜角的纸巾盒。王栎鑫按住我的手腕，他说我就是知道啊，绕着桌子一路走到我跟前，跨坐在我的腿上。

两手都沾了油，没办法碰他，我只好靠着椅背，不由得觉得自己这个姿势很危险。王栎鑫朝我笑，坏笑，手被他捧起来，大概猜到这家伙接下来要做的事，我说你先把虾吃了。

他说的对，我确实舍不得。

但王栎鑫向来不听话。他含着我的手指，说话声模模糊糊，我分辨了很久才听明白，他说别走了，行不行。别走了。

之后接吻，上床。睡醒时盯着顶灯反应了很久，王栎鑫不在旁边，应该是早就起了，我意识到自己很少在这间房里待到第二天的早晨。昨晚选择留下，多少也是察觉到他的状态有点不大对劲。

王栎鑫偶尔很像猫，喜欢用脸贴住我的脖子，眨眼的时候睫毛扇来扇去，我得用力才能忍住不被痒得夹起肩。

他说你相信吗，我能看到你的心跳声。说话时声带的振动印在我肋骨上，半边身体里都跟着回响起那种声音。我问怎么看，他就把头往旁边转过一个角度，头发无情地扫过我的脸。

王栎鑫的眼睛是他最滚烫的器官，隔着眼皮也能感受到，有一颗温热的坚硬的，昂贵的眼球，沉沉压在我的动脉附近。

他贴了一会儿又挪开，说不看了不看了，留一个后脑勺对着我。

曾有人形容他像小狗，但我想小狗其实不是他这样。王栎鑫总在不该坦诚的时候太直白，该说话的时候又什么也不肯说。我知道自己没有立场去逼他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

尺度。王栎鑫不说，证明我被划在了那条尺度之外，如果硬是要闯进去，只会弄得两败俱伤，损人又不利己。

眼前是他起伏的后背，正在呼吸的山。我伸手按住他后腰上褐色的痣，王栎鑫弓起身体，脊骨贴进我的手掌。此刻若长出一条尾巴，估计早已缠上我的手臂了。至少在床上还是更像小猫一些，我心说。

属于他的温度一直没有消下去。王栎鑫到底看见了什么，穿透的我皮肉和血液，穿透我的灵魂，穿透我。窗外炸开一计特别响的雷声，我被吓了一跳，才发现手指无意识地一直搭在颈侧，脉搏在掌心里面鼓动。

黄少峰坐对面，踢了我一脚，说你想什么呢。我说没想什么，就发呆。他意味深长地看我一眼，今天又去你那小金屋啊。我说啥小金屋。他啧一声，你丫不是藏了个人在那儿吗。我被说得一闷。话虽然糙，但好像也没错，手在脖子上来回地搓了半天，终于还是对他点点头。

黄少峰不知道那个人是王栎鑫。不是我故意要瞒，是他没问。说真的，我很感激他，作为朋友仍然给我留了点底裤，凡事留一线，日后好相见。老话果然说的很对。

叫的车到了门口，司机给我打电话。出租屋离排练室只隔了两条街，起步价的距离，平时我都走路过去，今天实在没办法，只好打车。

临走前跟黄少峰打招呼，他说快滚，不想知道你那点逼事儿。于是我便非常听劝地滚蛋了。

后来我常常试着去回想这一天。

那时已经过完四十岁的生日，我没觉得这个数字很了不起，也没觉得人过四十以后便是迈入中老年的门槛。但我不得不承认，记忆力好像确实不会随着年纪一并增长。

半年之前，甚至两三个月前的事都变得模糊，努力去回忆时才发现那些东西已经离我太远，怎么够也没有办法够到了。

记得最清楚的竟然就是那趟格外短暂的车程。

车里在放广播节目，今天是2021年7月23日，星期五，农历6月14号。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07分。大雨使北京的排水系统几乎瘫痪，同时瘫痪的还有交通，主持人像热锅上的蚂蚁，插播完一条快讯紧接着还有下一条，城市路况变得比足球赛情还要焦灼。

我漫无目的地收听。外面的雨依旧很大，挡风玻璃上的水根本来不及被扫去，像瀑布一样往下流。但车里面是干燥的，空调风顺着我的手臂朝身上攀爬，当它抵达我的脖颈时，那块炙热的印记无法被忽视地再次出现，我想到王栎鑫前一天夜里像小猫一样缠着我的样子，冷气也在那个瞬间变得很毛茸茸。

手机响了一声，我拿起来看，还是老婆发来的。她说过两天要去日本？这句话没有主语，我一时感到有点疑惑，仔细想了下，记起来是有这么回事。上个月订的机酒，当时随便选了个礼拜日出发的航班，三天两夜住宿，订完了就把一切抛到脑后，现在终于又重新想起来。

主语当然是我。还有王栎鑫。

我敲了两个字过去，对的。她很快就回复，那可惜啦，生日不能在家过了。我一惊，没有想到这层。翻去日历看了看，出发那天是7月25号，我的生日。

看着那条消息，我不知道应该发点什么给她。道歉似乎不太恰当，约定下一次也并不像是正确的答案。我没有回。没办法回。我想我要稍微考虑一下，锁起手机屏幕作为我短暂的，软弱的逃逸。

车开到小区门口被保安拦下来登记门牌号。我从那种窒息的感觉中抬头，看见王栎鑫站在外面，盛大的雨水里。他穿和昨晚一样的T恤衫，卡其色短裤。雨下得太猛，我不敢百分百地肯定，可直觉告诉我那个人就是他。

如果认错了怎么办？没想过，不愿意去想。手先一步做出决断，我贸然地打开了副驾驶的门。

关于之后的事便记得很模糊，或者说是相比之下没有那么清晰。

其实下雨的时候，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昏暗，我们的脸庞与眼睛反而会显得更加明亮一点。我在开门的那一刹非常清楚地看见王栎鑫，看见他很惊讶，看见他撑着伞，等待我走过去。

所以我知道，将一切变得清楚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比如雨水，比如没有回复的微信，比如他贴在我脖子上的眼球。我的直觉往往很准，不管用来判断眼前的人是谁，还是去预测未来即将要发生的事。

我跟王栎鑫说回家。说得如此坦然，自己的潜意识里已经把那里当作是家了。这句话进入耳朵却变成尖锐的字眼，牙齿在牙床上松动一般，我感觉到很动摇。

蒸发

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当中，我逃避去形容那个地方，因为不知道该对它下什么样的定义。可说到底那只是一间出租屋。一室一厅，一张床，一台电视，一张沙发，一面餐桌。

两个人。

二十几岁在深圳的家也是这个样子，我和——当时还是女朋友的，刘云，我们住在白石洲，算不上多好的居住条件，但生活正在发生的场所应该就足以被称作是家。我和刘云的家，我和Demo、Aiden的家，我和……王栎鑫的家。

离最初租下这间公寓已经过去七年的时间。一开始是那家伙自说自话租的，没征得我同意。不过就算我反对了估计也不会起什么作用。王栎鑫年纪最小，主意大得不行，尤其是二十岁出头那会儿，我根本管不了他。

收到消息那晚是2014年的平安夜，之所以记得这么牢，是因为过两天就要给Demo办百日酒。忙到晚上总算有空回一下消息，打开微信看到王栎鑫发过来一串地址。

不是酒店，看地名还挺眼熟，我想了想，好像是排练室附近的一个小区。当时就隐约有种预感，我问他这是哪里，他说是我家。

已经很晚了，Demo刚刚睡熟。我和老婆说要出去一趟。她这几个月很累，看得出来，眼神已经因为困倦而有点失焦。我说抱歉，她欲言又止，像是挣扎过后总算有力气说话，早点回来，声音很飘忽。我拿上车钥匙出门，印象中是极其少见的几次开车到王栎鑫那儿去。

北京到了深夜终于不会堵车，马路上非常空旷。那个点仍在行驶的都是大货，我把油门踩到限速的边缘，穿梭在稀疏的车流里。

小区叫家天下，一个挺老的楼盘了，比我小不了几岁。当时物业管理还不是很严格，半夜没有门卫值班，我直接开到王栎鑫给我的地址门口。

车熄火时心情也跟着冷静下来。路两边没装路灯，车里车外都是漆黑的一片，我坐在驾驶座上深呼吸，后知后觉地开始思考，自己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冲动了？

抬头望过去，一幢楼十六户人家，只有五楼左边那户还点着灯。

于是我想，大晚上开车过来的行为固然失态，但真正冲动的，是一声不吭就跑到北京来浪费钱的那个家伙。我跟王栎鑫认识的时间太长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常在河边走，哪有不湿鞋的。我这样说服自己。

爬到五楼去敲门，太晚了怕扰民，没敢用力地敲，心里盘算着等下要表现得平常一点。门打开，王栎鑫从后面探头，笑得又天真，又灿烂，又无辜。他说已经过零点了，陈楚生，圣诞节快乐啊。

我没忍住，说你是不是有病？王栎鑫依旧对我笑，他说可能吧。什么叫可能吧。有的时候真想把他的头打开，看看这个人脑子里装的到底都是些什么。

屋子里面通了暖气，王栎鑫拽着我，进门的那刻眼前突然白了一片，才发现框架眼镜一直忘记摘掉。我把眼镜取下挂在领口，另一只手被牵住，他手心发冷，难得的，握着我腕骨几乎能听见叮叮当当的响声。

王栎鑫在沙发上坐下，让我也坐，我没跟他一起坐，站在那儿。他拉着我的手没放，我说你钱多得没地方花啊，败家都败到北京来了。他跟我顶嘴，你管得着吗，你又不是我爹。

我心说我确实管不着，我管不了你，我是你什么人？非亲非故——“故”暂且还算得上吧，那就是非亲——非亲是什么关系？普通朋友？什么样的朋友想要管着你，什么样的朋友会和你上床，能让你他妈的跑到北京来租房子。

但是我一句话也没有说。

王栎鑫身后有扇窗，光透进来，在他周围照出一圈光晕。如果不是正被他拉着，我不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如此真实。

后来他亲我，扯住胸口的眼镜将我往下拽。王栎鑫的手逐渐升温，摸索着掰开我的掌心，手指一根根嵌进我的指缝。我感到很无奈。明明他没有使什么力气，可只要面对他时，心中所想的一切似乎最终总会被某种未知的力量压缩成一道喟叹。

我说你别太冲动，要考虑清楚。王栎鑫离我很近，我在他眼睛里看到自己坍塌成一片扁扁的影子。他说我想的挺明白的呀，你要是不愿意，一句话让我滚我马上就滚了。

人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。他的话里眼里有类似的真诚，表现出来就是浓重的黑色。我不能长久地盯着那双眼睛，好像会被吸走一样，会被毁坏，会失去控制，可我也没有办法不去看他。我没有办法。

房间里很安静，听见他问我，哥，你想让我走吗？

王栎鑫的嗓音在这些年里不再像小时候那样清透，变得像被砂纸打磨过。我知道这是酒精和尼古丁留下的痕迹，只是不晓得具体是从何时开始的。

我沉默着站在原处。王栎鑫的话磨过我全身，倒刺一般擦出无数细小的血口，让我发痒，觉得自己很狼狈。

从他铐住我的手中逃脱以前，我说，圣诞节快乐。

那之后其实也没怎么在北京见到他。我们都很忙，要工作，我还有家庭。

一月份的时候，王栎鑫在快男大群里面说他要结婚了。

等我看到时，群里已经刷了很高的楼，点了下跳转的快捷键，屏幕上弹出好长一条气泡。我读完，确实有点讶异，和他见了也算挺多面的吧，竟然根本不知道他谈了个女朋友。

不知他出于什么原因没告诉我，但想到新租下的那间公寓，心里面倒是多坦荡了几分。原本虽也不至于到亏心的地步，压在我这边的砝码似乎总是更重一点，现在变成半斤八两，平起平坐，不过是你瞒我亦瞒，像歌里唱的，太合衬。

收到王栎鑫发过来私信，问我婚礼那天有没有空。我查了下日程表，刚好排了演出，就回他说抱歉，估计不能参加了。他说多大点事，到时候让虎子他们带喜糖给你。我说好，祝你们幸福。王栎鑫发来一个被锤打的黄豆，现在说这话也太早了吧。

是太早了，但考虑到当天没法去婚礼现场，我于是又发了一句，百年好合，早生贵子。隔了会儿收到他一个表情，鄙视你。

王栎鑫婚礼在三亚办的，那几年很流行去海岛办户外婚礼，国内三亚，国外马代普吉。我结婚时一切从简，婚纱照都是老婆怀孕之后才终于拍上，常常觉得在这方面亏欠她。

她性子很直，很率真，很多时候比我想得开，只好在每年纪念日的时候换着花样和她一起庆祝。现在又有了Demo，因此越来越难以形容自己对于她的感情，我爱她，尊重她，感激她。

但我逐渐认识到婚姻并不是一种辽阔的关系，而是责任叠加上责任与责任，原有的东西并未消散，不过是被包裹起来了，看上去便会失去爱情的样子。

登录微博转发了王栎鑫的婚礼博文，然后切到微信，本来想给他发个红包，没想到最多只能包两百块钱。

我想了想，转过去2888。王栎鑫光知道说谢谢，转账就一直挂在那儿，我说你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让他把钱收下。过了会儿才看见系统提示，转账已被领取。王栎鑫说哥你太客气了，我说应该的。

做哥哥，做长辈，都是应该的。

晚上几个人喝多了在群里撒欢，陆虎一连发送了许多条长达60秒的语音。我点开其中一个想听听什么内容，开的外放，上来就是嗽的一嗓子，周围的人都朝我投来惊恐的眼神，我赶紧道歉，对着音量键猛按。

已经有别的人在替我声讨陆虎，正要跟队形，屏幕上跳出一个语音电话的提示，王栎鑫打来的。他现在不应该在婚礼上么，刚刚那几句没旋律的惨叫估计就来自这家伙吧。

我推开门出去，在外面的走廊里转了转。手机始终躺在掌心里面震动。一路走进拐角的安全通道，楼梯间的声控灯啪的亮起来，我关上门，点了接听。

王栎鑫果然喝多了。他大着舌头说陈楚生，啊？是不是陈楚生？我问他什么事。其实问了也得不到回答，醉鬼的理智应该不足以支撑他去思考多余的问题。

那个人喊完我就没了下文。背景里很吵闹，会场的宾客还没有散吧，新娘呢，新娘在他旁边吗？说起来我还没见过他老婆，吴雅婷，名字和他倒还挺般配。

头顶的声控灯这时候灭掉，我被楼梯间吞噬，安静的声音突然就放得很大。可事实上没有什么声音会是安静的，听筒另一边也依旧非常混乱。安静只是一种感觉，和冷一样侵袭我的全身，站着感到很累，我蹲了下去。

可能过了三分钟？五分钟？我对时间的感知很弱，没办法判断。反正是没挂掉电话。都这么久了，等都等了，不想中途放弃。即使我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听王栎鑫说什么，但你总觉得他打电话来是有理由的，婚礼，喝醉，新郎官。总有他的理由。

腿蹲得发麻，我席地而坐，一直举在耳边的胳膊也很酸。取消吧，身体里有这样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讲，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。另一个声音则说，再等等，再等一分钟。一分钟复一分钟，戈多到底会不会来。

又过一会儿，感觉耳朵里的杂音慢慢变轻，似乎是离开了婚礼会场。我心想糟了，别是他昏倒以后手机让其他人给捡走了。终于忍不住问对面，王栎鑫，你还活着吗？

那边哼哼几声，我让他说人话，王栎鑫说，人话人话。这个家伙喝多了确实挺好玩的，我被逗乐，又问他，你还记得自己是谁吗？

答说陈楚生。我说你怎么会是陈楚生。他说我不是陈楚生，我哥是陈楚生。我想行吧，糊涂了，但还没完全糊涂。王栎鑫说，陈楚生你记得吗？

你说要带我来的。

我愣了下，去哪里？

王栎鑫那里有呼呼的风声。也许他在奔跑，也许仅仅是海南今天的风很大。然后手机被拿得很远，我听见他在喊，天涯海角。

天，涯，海，角。

突然记起，刚刚的语音里面他唱的似乎就是这句歌，请到天涯海角来，这里四季春常在。

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我没有印象。王栎鑫乱七八糟地念，他说你来我家吃饭啊，我给你做饭，一起去你老家，去，五五五台、五指山……

不好意思啊…呃…楚生哥，栎鑫喝多了，这么晚真的打扰你了吧。

对面变成一个女声，我反应了一下，大概是吴雅婷。我说没关系，不打扰。

祝你们新婚快乐。不忘记送上我体面的祝福。

吴雅婷说谢谢楚生哥，下次一定让栎鑫叫你上家里来吃饭。我说，有机会。你们好好休息，我就不打扰了。

刚说完，那边先我一步挂断了电话。

坐在楼道里忽然很想抽烟，可是口袋里面没有，我便深深地吸了口气。

三亚的风即便在二月份也应该是温热的。然而现在只有冷冰冰的氧气灌入我的肺，进入我的血液，吸走我的热量。直到胸腔鼓到不能继续膨胀的时候，我将炙热的一口气吐出。那一刻，我想，才算得上真正的安静。

日有所思，夜里做梦梦见王栎鑫，和他老婆，但因为没见过真人，吴雅婷在我的梦里没有容貌。

我还是在那个黑漆漆的楼梯间，王栎鑫从楼上下来，声控灯感应到他，我跟着抬头。他说哎你怎么在这，快点来，吃饭了。我不明所以，这在哪。他说这不我家吗？其实我没去过王栎鑫在湖南的家，转头一看，房间摆设是他在北京最开始租住的那套公寓。

吴雅婷站在王栎鑫的旁边，我看不清他们两个人的样子。王栎鑫说，哥你知道吗，天涯海角下雪了。我想海南怎会下雪，朝天空中望去，雪片一颗颗扇在我的脸上。

太怪的梦，第二天睡醒就忘了。微信通讯录那栏显示有新的好友，通过名片添加，备注信息里写着，楚生哥你好，我是吴雅婷。

通过，发去一个微笑黄豆，雅婷你好。

虽然我不怎么分享朋友圈，但看还是会看的。点进去最新一条果然是九宫格的婚礼照片，C位放了她和王栎鑫接吻的一张，停了几秒便划过。寥寥几个共同好友，都是昨天参加婚宴的那些人，我随手留下一个红心。没过多会儿收到提示，王栎鑫也赞了这条动态。

哦，看来是睡醒了。顺着点开他头像，屏幕上先是转账记录，接着又是一个通话时长14:46。乍一看真是有点吓人。

我刚要退出聊天界面，注意到他的备注名转成正在输入，下意识又切回去。顶上那串字在K.A栢鑫和输入状态两者中间横跳，盯着屏幕看了半天，迟迟不见他把消息编辑过来。我在前夜的那通电话里也像这样等候，他总是消磨我的耐心。戈多会来吗？不知道。那为什么还要等？

.....我不知道。

低温火傷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三月某天，我去黄少峰家里聊新歌的事情，两个人喝了不少（以酒量为单位），一直在他那儿待到很晚。收到王栎鑫的消息时我们正在阳台上吹风。晚春的天气相对还比较宜人，夜里凉风习习，酒劲也跟着稍微缓过去一些。

他说你能来接我吗。我简洁地敲过去两个字，地址。王栎鑫发了个定位在机场。我一边叫车，跟黄少峰说今天先走一步，过两天再联系你。

他上下瞄了我几眼，弟妹查岗？本打算否认，但想想解释起来也很费力气，就迟疑着点了点头。没想到黄少峰立刻破口大骂，我操，你丫现在张口就来啊，这么多年没见你老婆查过一次岗，我看又是去找你的小情人吧。

我无言以对，憋了半天说不是小情人。他很惊讶，不是小情人是什么，非得我说小三？

想说也不是小三，可我发现自己再次陷入了无法解释的境地。他是谁，他是我的谁，而我又是什么人，我们是什么关系。

甚至几个月以后，在王栎鑫说出分手的那刻我也不能够回答他。因为分手总有一个前提，我们却并没有经历那个过程。

黄少峰朝我摆摆手，行了行了，看见你这苦逼样子就烦，滚滚滚。我从善如流。

接单的司机是一个西安大哥，上车后就认出我是陈楚生，跟我攀谈了一路。从快男比赛谈起，说西安赛区海选的时候他就开始关注了，后面决赛他女儿为了给我投票，那个月话费账单都翻了一倍，现在家里还留着我早年的签名唱片。

喝了酒以后我也有点兴奋，话就变得比较多，大哥说还以为你不怎么爱讲话呢。我笑着摇摇头，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人留下这种印象。他问我去机场是要到外地演出？我停顿了一下，是去接一个……朋友。你看比赛肯定认识的，王栎鑫。

哦，大哥了然，除了你，我女儿最喜欢的就是他，淘汰的时候在家里面哭呢。

我说嗯，他确实招人喜欢。

橘黄的路灯在地上投下一片片扇形的影子，高架桥好像成为走马灯，在我的脑海当中晦一瞬明一瞬，王栎鑫这几年来的样子就在陷入黑暗的时刻现形。我突然想，这样一

个被爱着的人，他一次次来找我，到底是渴望从我身上求得什么东西？还是说，他根本别无所求？

车开到目的地时临近深夜，首都机场依旧有很多的旅客。四周是人潮，王栎鑫静止似的坐在门口，穿一件宽松的卫衣，远远看上去是特别瘦小的一个人，让我产生一种，能把他揣进口袋里带走的错觉。

下车去接他，让师傅稍微靠边等一等。

一直走到那家伙跟前，拍了拍他头，王栎鑫仰起脖子，我发现他瘦了。比起去年见他时，瘦了一圈。他笑嘻嘻地说你来啦，说完又抽抽鼻子，问我喝酒了？我说对，刚刚跟黄少聊事情。他说喝酒不叫我！我没接茬，往他身后看了看，王栎鑫就背个小挎包，没带其他行李。

我说走吧，回家了。他抬头看着我，顶灯照得脸煞白，这才注意到他眼睛下面挂了两块乌青，看样子没休息好，与其说憔悴，我想到一个词，脆弱。本来想继续说点别的话，但感觉喉咙口被什么堵住，张了下嘴，没发出声音。

我搂着他往车的方向走，隔了好一会儿才听见他终于闷闷地答应一声。

回家路上跟他一起坐后座，司机大哥很能聊，王栎鑫的兴致似乎也高涨了起来。说话时他的手一直在抠椅子上系着的坐垫，开始我没在意，后来才察觉到不太对。以前没见过他有这样的习惯。

即使不是心理学的专家，多少也能感到这个动作里透露出的焦躁和不安。我把他的手按住，王栎鑫整个人一僵，马上就安静了下来。师傅从后视镜往我们这儿看了两眼，我刚刚没说什么不对的话吧？我说没有没有，栎鑫就是比较累了。他跟着附和我几句，对，有点累了，大哥，不好意思啊。

王栎鑫的拳头在我手心里逐渐松开，翻了个面，手指一根根扣住我的手背。

也许确实是因为疲劳，他就着这个姿势没再动过。回到家里也一直不放，我想让他赶紧去休息一下，刚牵着那家伙走到卧室就被他偷袭。

王栎鑫扑在我身上，啃我的嘴。我们的手像被打结了，压在两具身体当中，没有办法分开。

他亲得很用力，很急，舌头一下子就滑进我的口腔，我丢失呼吸的节奏，感觉有点缺氧，心率猛地往上升。

空出来的那只手插进他发间，王栎鑫的头发长长了。我五指收拢，使了点劲儿，稍微往后拽了一下，让他离开我的嘴唇。趁那时我用力地喘气，说你今天又是怎么回事。

其实王栎鑫也并不好。张着嘴，呼吸急促，被我扯得朝后仰过去，晶亮的口水一路滴到脖子上。

他不肯说话，眼珠转下来俯视我。舌头在脸颊上顶出鼓鼓的一块，听见他笑了几声，偏偏要在这时候跟我挑衅。交流当然是必须的，只是不太适合眼前的这个情况。

我翻身把王栎鑫压在被子里，掰开他的腿。那一刻我还是在想，过去的几个月里，他真的瘦了。到底有没有在好好吃饭？稍微使点劲就能掐出印子，皮下都没有二两肉了吧。

捏着他的膝盖往上提，一直按到胸前，王栎鑫疼得喊了一声，我说不许叫，几个月没见就忘记了？他咬着嘴瞪过来，我俯身埋了进去，顶到深处。刚刚嚣张的样子呢？我偶尔也会有很幼稚的报复心，并且把一切都怪罪给他，谁让这个家伙比我小了八岁，谁让他招人喜欢。在他身边似乎不可避免地会变得幼稚。

按着他胯骨恶意顶弄。王栎鑫一只手仍死死攥着我，几乎要抠进我肉里面，另一只手盖住自己的嘴。我那天不知是被触到什么地方，非不让他好过，低下头亲在他手心里。感觉王栎鑫哼了一声，使了点劲儿想要将我推开，我便趁势压下他的手，按着他，不让他乱动。

我喜欢正面，因为王栎鑫的双眼在夜晚总是格外的明亮。靠得太近时没办法看清楚他的眼睛，可能也有流汗的影响吧，于是我说栎鑫，栎鑫。你看着我。

王栎鑫只有在这时才会听话。我在他身体里进出，他和小船一样在床上晃动，而眼神总是牢牢地锚住我。做爱是一件过于真实的事，却又很容易让人产生幻觉。我感觉好像真的有潮水环绕在我和他的周围，往上看到王栎鑫的眼睛，刚刚在路上想到的问题忽然又一次浮现出来。

也许他确实不求我任何，求的只是不再有人离他而去，他求的是这一个家。

其实王栎鑫才是不变的海港，我却是始终漂泊的船。

躺在床上各自平复心绪，十指总算被拆开，两只手掌当中都留下深深的淤痕，我抬手对着灯光照了几圈，心说王栎鑫你这家伙也挺狠的。

那人侧身在刷手机，不知道看到什么内容，突然说好久没去东京玩了。

你想去东京？

王栎鑫说想啊，上次就是跟你一起去的那次，七年前了哦。

他翻过来，脸上仍然泛红，看上去比之前惨白的样子稍微要好一些，但黑眼圈还是挺重的。我掐了他一下，说你先别看了，洗个澡赶紧睡吧。

王栎鑫把手机放下装死。我没使劲地朝他身上抽了一巴掌，你不去洗我去了。他睁开眼睛点点头，去吧去吧，等会儿你不还得回家么。

我坐在床边盯了他一会儿，伸手想拍拍他时手腕被一把握住，拽到嘴边咬了一口。我说你干什么，他朝我笑，不干嘛，我开心行不行。其实说他像小狗确实不无道理。

冲完澡出来王栎鑫居然没睡，打着赤膊窝在沙发里面看电视。问他怎么不去睡觉，我靠着餐桌，把刚刚卸在桌子上的手表戒指一一戴回去，看了眼时间，等下就要走了。

王栎鑫把腿抱起来圈住，下巴搁膝盖上，整个人被电视画面映照得十分苍白。他说睡不着啊，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蹦。

在我听起来是件挺不可思议的事，王栎鑫一向睡眠质量上佳，很多时候我还没走他就已经在呼呼大睡了，失眠似乎是不会出现在他字典里的一个词语。像他这样一个人，现在却说自己睡不着。

去年夏天他离婚，两个孩子都跟了妈妈。这件事我后来才知情。具体时间不记得，总之是通暖气之前，陆虎上我家来，说有首歌要我帮忙。

那时我和王栎鑫挺久没见了，知道他们私下也有点接触，随口问起他的近况。陆虎是个瞒不住事的人。看他支支吾吾半天，一脸讳莫如深的样子，我大概就明白出事了，而且不是什么好事。

没深入地问，点到为止聊了几句，我倒不像陆虎那样为王栎鑫扼腕，聚散离合是感情中很正常的环节，我想他如此选择必然有他的理由。作为外人来说，即使感到可惜，也应该是可惜爱的消散，而非人和人之间的分别。

客厅里没有开灯，电视屏幕的荧光非常伤眼睛，尤其是在如此昏暗的环境当中，但王栎鑫自己可能不在乎那种程度的伤害吧。

我穿戴整齐，俨然即将告别的姿势。电影正进入广告，他偏过头看了我两眼，说你还不走，都快两点半了。我忍不住皱眉，脚已经在朝他的方向走过去。王栎鑫身上像安了某种感应系统，一到他旁边就感觉被牵住。

我说你想要我走吗？后知后觉把多年前的同一句话回敬给了本人。低头去看那家伙，三十几岁了，怎么还有一双当年那般无辜的天真的眼睛。

王栎鑫没吭声，勾勾我的手指，又把脸颊贴到我腿上。这时候知道不说话了。我叹了口气，挨着他在沙发上坐下。

坐着就真的只是坐着。

CCTV6在回放《东京塔》，零几年的片子，画质很模糊。我对日本电影和演员都不熟，王栎鑫倒看得津津有味。他出道以后很长的职业生涯里都在拍戏，看了不少国内外的电影电视，偶尔会特别兴奋地和我分享观后感，虽然我大部分都没看过，但听他讲讲也觉得挺好的。

整个屋子里的光源就剩下面前的这块电视屏幕，像坐在电影院里，不知道王栎鑫困不困，我倒是感觉一股睡意袭来。

他的手搭在我胳膊上，突然听他说，当年去东京的时候我们怎么没到东京塔打个卡呢？这么有名的地标建筑。我说遗憾是留给下一次旅行的机会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还有下一次吗？

我被他问住。

2014年的富士山，东京的大雪，王栎鑫在婚礼那天打来的电话，他说的很破碎的内容，第二天迟迟没有输完的那些字。在那一瞬间我全都记了起来。

见我不回应，他又开始给自己找台阶，想要装作刚刚的问题没有发生过。去日本旅游很容易的事嘛，我一个人...

会有的，我打断他，不知道哪来这么肯定的底气。

王栎鑫没有吭声，目不斜视盯着屏幕。他的脸随着电视的光不停变换颜色，万花筒一般，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走了。我看着他，我没有站起来。

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搭在我身上的那只胳膊慢慢滑了下去。终于还是睡着了，睡吧睡吧，能睡着就是好事。我搬了被子出来给他盖。王栎鑫在这时候变得很平静，没有了床上要死要活的劲头，好像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听，问什么也都能够得到回复。

我说，你想要我走吗？

王栎鑫回答我，悠长的呼吸混着鼾声。问完觉得自己很蠢很幼稚，不可理喻，无可救药。可是我没办法不在乎。

我无从推测是否是过去的经历对他产生了影响，也无意去推测。如果他想要倾诉，我当然很愿意成为听众，可若是王栎鑫执意要隐瞒，很多事我就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了。

所以我没办法不在乎。

Chapter End Notes

提及电影：2007年《东京タワー オカンとボクと、時々、オト》

蜡烛

Chapter Notes

See the end of the chapter for [notes](#)

你是跟王栎鑫一起去的？

儿子被安置到外面去玩，老婆一个人回到房间继续跟我电话，开口便有坦白从宽的气势。终于还是问了，我想。

下大雨那天她问了一句就再没下文，我后来说不打紧，可以过农历生日。回家后看她脸色，似乎没有什么异常，或许只是不愿在孩子面前表现出来。收拾行李时她还在旁边指点，我反而悬着一颗心，感觉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都要从头顶刺下。

来东京的事八成是从经纪人那里得知。我为了这次旅行稍微调整了一下工作，她问我原因，我说和王栎鑫去日本，经纪人过了一天才回我个表情包，好的老板。她对我们的事向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当然如果刘云要亲自去查也并不难。忍到现在才问，已经算给我留了很大的面子。

我也没什么要否认的，就说带他出来散散心。

她说嗯，好好散散，最近他的事在网上发酵得那么厉害，心里肯定不好受。

我说，也不能怪他...

老婆打断我，所以你觉得他需要你，是吗？

没有想到她会这么问。言外之意是，你现在以什么身份陪在他身边？“需要”是像承诺像约定一样太正式的词，我不曾考虑王栎鑫是否需要我，更不曾考虑他也有不需要我的可能性。

但他好歹叫我一声哥，说着朝隔壁瞥去一眼，那人正困得七倒八歪。陪陪他也是...也是应该的。

嗯，应该的。老婆重复我的话，看你也就对栎鑫的事特别上心。朋友这么多，全顾哪顾得过来啊。

毕竟他年纪小，多照顾一点。

年纪小.....他不是十七岁了，楚生，还要你怎么照顾？

头上的剑欲降未降。我心说是啊，怎么会有人把三十一岁的男人当作小孩，还理直气壮地说他要照顾。其实也算不上什么照顾，做爱算照顾吗，跟他在北京有个家算照顾吗？

王栎鑫的头突然压到我肩上，他睡着了，前置摄像里能看到他的墨镜和帽子。我们都没有说话。

挂电话前老婆说，我不知道他需不需要你，但这个家需要你，Demo和Aiden也需要你。

我明白，我说。我当然明白。

一直都觉得刘云大概看出些苗头，可能是从很早以前开始。不过她从来没有点破。结婚多年形成的默契渗透在方方面面，有些事不去注视便不存在，也无所谓承不承认，结束与否。

2007年比赛结束我搬去北京，一个人先去的，第二年开年才把刘云从深圳接过来。当时和她恋爱六年多，有打算要结婚，快乐男声反而是意料之外的事件，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。

九月份深圳站巡演，结束后的聚餐我带刘云一起参加。整桌就她一个女生，我们两个从头到尾被起哄，一顿饭几乎吃成婚礼酒席。吃完送她回住所，我没留下来，再回到酒店大堂的时候碰见王栎鑫坐在那儿。

问他大晚上不睡觉在干什么。他说我告诉你个秘密，我想一小孩能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，让他有话快说。那家伙神秘兮兮的，非要拉着我进电梯间。

他说其实我生日不是1月18，是9月18。王栎鑫比我矮半个头，说悄悄话得把脚垫起来，两手扒着我肩膀，嘴巴才勉强够到我的耳朵。

热气洋洋洒洒扫过脖子，我点点头，知道了，然后呢？

王栎鑫瞪我半天，陈楚生……你……哎，不说了。我说你话不要讲一半，王栎鑫说我还未成年呢，你注意点影响，别老卿卿我我的。

谁卿卿我我？突然想到刚才散场时女朋友亲了我一下，难道他看见了？不就亲个嘴吗，有什么少儿不宜的。我觉得好笑，伸手推了一下王栎鑫的额头，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。

他从我身上滑下去，我说这电梯爬得也太慢了。看了眼头顶的数字，才发现两个人刚刚都忘记按楼层。

过了一周巡到贵阳，我和王栎鑫被分到住同个标间。总算满十八岁，演出结束他喝了不少酒，仿佛守得云开见月明，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。

回房时人已经不太清醒了。跟俞灏明两人架着他，他一路高歌有没有人告诉你。我很想给他的嘴捂上，或者索性把人丢在路边，出于很多考量最终我没有这么办，但下不为例，下次我一定撒手不再管这个家伙。

进了房间王栎鑫反而安静下来。让他干嘛就干嘛，洗完澡也很听话地钻进被子，我心说真是一个奇人。

后来他爬上我的床。

我说王栎鑫你喝多了。他否认。喝多了的人都爱这么狡辩。陈楚生陈楚生，你看我都能叫出你名字。我说那你还知道自己是谁吗？王栎鑫跪坐在我的右侧，一双手摸到我脸上来，盲人摸象一样找到嘴唇的位置。他说哎呀你烦死了。

我不仅没有躲，而且接受良好，任由他胡作非为。来自十八岁的亲吻没什么技术，最后不过是把自己憋得喘不上气。我依旧躺着，好奇他接下来要怎么办，王栎鑫亲我的下巴，啃我的脖子和喉结，见我一直没有反应，他生气了。

王栎鑫说你是死人吗。我忍不住笑出声，那你希望我做什么？他答不上来。我拍拍他的头，好了，回你自己床上睡觉去吧。

他没有回去，蹭在我旁边躺下，眼睛贴着我的颈动脉。王栎鑫说我能看到你心跳声，睫毛扇动起来像蝴蝶振翅，掀起一场暴风雨，隔了十四年终于落到我的头上。

转头发现王栎鑫没跟在后面。

新宿车站里很多人，即使牵手也马上就会走散，我慌了一下。手机信号剩微弱的一格，微信加载了好长时间才跳出他发来的语音。

跑去买了点吃的，付钱，出门，没头苍蝇似的走，问他在哪儿的消息一直转圈，既然知道发微信怎么不知道发个定位过来。我推着行李箱撞过好些人，一路说抱歉，突然记起不在国内，但也管不了太多了，听不听得懂的都随意吧。

终于找到他的时候柱子是他的掩体。王栎鑫坐在行李箱上，垂头抱住拉杆，远远看着就觉得他好像很疲惫。我不由得想起三月份在首都机场门口等我的那个人，又过去了几个月，到底有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吗？

走到他面前大概花了半分钟，几十步的距离，每走一步我心里的焦躁和怒气都在消退。焦躁是因为王栎鑫突然不见，那么怒气呢。我气他发消息发一半，气他不跟紧我，在飞机上让他把蛋糕吃了他不吃，现在低血糖了吧，都是报应。

因果由他而起，报应却一道道劈在我的身上，一步一惊雷。等走到底时，我已经失去了对他大声说话的力气。

其实后来才想明白，法治社会，人来人往的车站，一个成年男性，能出什么大事？我被一时的情绪冲昏头脑，说到底，还是放心不下这个家伙。

他的体重加上一个行李箱的重量竟然也没有特别沉。我拖着王栎鑫从车站离开，如果可以就这样把他带走，就这样把他拖回家……不过都是如果的事。

比赛结束之后王栎鑫也搬来北京，和他的新号码一起，传了条简讯到我手机上。一看便知是群发，我没回复。隔了段时间苏醒办庆生，推开KTV包间的门后我看见王栎鑫坐在他隔壁，手里握着麦克。他朝我招招手，那时才忽然有了些，他现在也常住北京的实感。

姚政不知为何挪了个地方，王栎鑫另一边的位置空出来，他拍了几下沙发垫子，示意我坐过去，这人怪忙的，又要唱歌，眼睛往我这不停地瞟。我顺其自然坐到他身边，屏幕上跳歌词，让滔滔的河水，将我慢慢流走。

接下他递来的酒瓶，我靠在后面看他摇摇晃晃地唱歌。王栎鑫偶尔会回头看我几眼，我于是很捧场地为他拍手。

其实我们认识的时间很短，我年纪也比他大，这些人当中平时与王栎鑫联络更多的应该是陆虎，俞灏明之流。他北京的房子就是陆虎帮忙找的，俩人住同一个小区。在长沙分别那会儿，大家互相客套，说以后有事多照应，要帮忙就说一声。王栎鑫走到我背后，轻轻给了我一拳，我问他怎么了，他说没怎么，朝我晃晃手机，多联络啊。

到头来，还是常常从别人口中意外得知他的近况。没办法的事。

听说王栎鑫要搬家。听陆虎说。问他需不需要我帮忙，之前的房东人还挺不错，可以给他推荐。那时微信刚上线不久，相互之间的联系更多还是靠QQ和简讯。

王栎鑫半夜回复我，房子已经找好了，在双井那块。我隔天早上看见，发了句OK，本想留言说，搬家时如果有需要我也可以去搭把手，想想还是算了，搬家挺累的，就留给陆虎他们这些年轻人去吧。

最开始那几年我们见面经常是在他家里。王栎鑫一个人住，他爸偶尔会来照顾他，毕竟刚成年的小崽，家里的独苗，父母总是要多疼爱一点。

第一次去算是个意外。陆虎说有首歌想让我听听，反正也空，我就骑车到他家，敲门，王栎鑫站在后面。我是猝不及防，他像恭候多时，笑嘻嘻一张脸，迎宾似的把我拉进了屋。陆虎说老王昨天做了好多菜，栎鑫特地端过来的，等会儿到了饭点生哥你就跟我们一起吃呗。占人家便宜的事，我也没什么拒绝的理由。

在他家待到夜里，王栎鑫一下午都坐旁边弹吉他。我一直认为他在音乐上有天赋，嗓音和歌唱是一方面，乐器也是，他无论学什么乐器上手都很快。比赛期间找我学过吉他，好像还让王铮亮带他弹过一段时间电子琴，我当时感叹年轻人精力充沛，其实也明白他是真心想要走音乐这条路。

发现我在看他，王栎鑫朝我摊开双手，给我展示指腹上被琴弦勒出的伤痕。他摆苦瓜脸，我说你可以贴点胶布，他又说不要，对我吐舌，这是男人的勋章。我说好吧。

饭后陆虎给我听了遍改后的旋律，我觉得还不错，今天没白来。加油写词，期待成品，看好你哦，送上我诚挚的祝福。

在玄关穿鞋时，王栎鑫急急忙忙跑到面前，说要跟我一起走。我说你不就住这个小区么，他撅嘴，送送你不行啊。

那年我还常常骑单车，但后座拆掉了，载不了人，王栎鑫觉得很可惜。我说你想坐？他跟我形容了一番想象中要和女朋友一起干的事情，说得很激动，我没敢出声，听着觉得离自己很遥远，因为十八岁以后我就不这么谈恋爱了。

王栎鑫提到他第一次跟女孩牵手拥抱，表情十分丰富，趁夜色看他，我想他应该很向往可以去念书吧。出道打破了他整个的世界，打破了他，也打破了我，我们像鸡蛋，被打破以后才会知道自己将要变成什么形状。

可能是晚饭吃多了脑供氧不足，我莫名问了句，所以你的初吻是和我？王栎鑫愣住，然后他说对啊，转过身，在我旁边倒着走。

之后他就不再说话，也不再看我，眼睛时不时朝远处望去，不晓得心里在盘算些什么事。但我感觉是那个问题的错，那个问题让一切变得很暧昧。初吻，接下来是什么呢。而话又说回来，初吻给了一个大自己八岁的同性难道是值得拿出来分享的事吗？

走到小区门口时王栎鑫定在那儿，他很聪明，这时候又知道喊我哥了。哥，哥哥，去我家好吗。王栎鑫的眼睛在夜间有海水一样的颜色，我无处借力，只好漂浮在其中。他打湿我，有一股与眼泪相似的咸咸的味道。

后面便时不时会收到他的简讯问我什么时候有空。我一般都会回复，我们能凑到一起的时间也并不多，一个月里最多可以见上两三回吧。

第三次去他家时，我意识到这事已经不是越界那么简单。

比赛和巡演期间发生的种种尚且可以用环境的高压来解释，我纵容王栎鑫靠近我，因为我明白他没有把这一切当真，他只是对我感到好奇，而我很卑鄙地享受着他的那份好奇心。等有一天他挖到深处，发现陈楚生原来不过如此，等到那时，他就会大失所望地离开。

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是这样的东西罢了，我们无法接受别人和自己的预期相违背，所以我很坦然地对待周围人的来去。

但我似乎从没有想象过王栎鑫会变成什么样，我对他不设限制，我对他很包容，最重要的是，我并不讨厌他。这很糟糕，可我不讨厌他。

跟王栎鑫的第一次很不顺利，他哭起来跟泄洪似的，我也没有经验，只能草草了事。

他家客厅里有台钢琴，我穿起衣服坐在琴凳上抽烟，连抽了三支，体内躁动不安的情绪才终于得到一些平复。

王栎鑫套了条裤子就走出来，卧室里没有开灯，我也不知道自己用没用劲，按在了哪儿，这时才看清楚他上身留下很多块痕迹，红色的，想到他被琴弦割破的手指头。我移不开眼，吐出一口很浓的烟气试图把那个家伙盖住。妈的，脑子里冒出个声音，其实我想和他做爱。向来知道自己算不上柳下惠，可对他产生欲望是正常的吗。

王栎鑫倚在墙上看我，哎，陈楚生你这样好帅哦。顾左右而言他，我说你不疼了？他坐到我旁边，琴凳上很拥挤。第一次嘛，多试几次就好了。

手中的烟被抢走，他含在同一个位置，脸颊深深地凹下去一块。王栎鑫是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，突然发现自己并不了解他，对了，不抽烟的人家里怎么会有烟缸呢。

一口烟吐在我脸上，我没有躲。

在贵阳的那晚，他小心翼翼来亲我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要按住他的脖子，按住他的后脑勺，我想亲他。但我还是故作大人的姿态等他靠近，我问他你希望我做什么，如果王栎鑫给出答案，就像现在这样，那么我在那时就会得到赦免吧。我是一个狡猾的人。我终于获得十九岁的王栎鑫为我批准的假释。

烟雾消散以前他站了起来，伸手从茶几上拿了个什么东西，小小的银色的，眼前闪起一道白光，我眨了下眼，听见快门声。

我说你又偷拍，王栎鑫说哪有，我这不很光明正大吗。没话讲。想看看拍他出来的成片，凑过去才意识到是胶片相机。这款相机在网上很火，东京很多店里都买不到了。王栎鑫拿下货架上仅剩的一只，转头跟我嘤瑟，我夸他厉害。在这些事上他总有过人的好运。

东京有很多公园，晚上没有人跳广场舞。有夜跑的人，有遛狗的人。长椅上坐着一对情侣，还有人吹萨克斯风，有人弹唱，听不懂歌词，但还是跟王栎鑫站在旁边听完了。大部分人像我们一样只是路过。

他一直念念不忘生日蛋糕的事，吃完饭去百货商场，王栎鑫有选择恐惧症，对着玻璃柜指指点点，纠结了快十分钟才决定下来。

他和店员说birthday cake，年轻女孩把嘴张成O型，happy birthday！王栎鑫摇头，not me，朝我这里指了指，转过去跟店员又讲了什么，女孩的眼神在我们中间来回地晃。临走时她对我们眨眼，enjoy your night！

enjoy your night，王栎鑫一路上就重复女孩的那句话。他提着蛋糕盒，我牵着他另一只手，没开谷歌地图，两个人误打误撞走进了那个公园。

公园里有半球形的露天舞台，没有演出时显得额外阴森，王栎鑫拉着我坐了上去。现在是暑假，有小朋友在旁边的沙地上放烟火，穿着动漫里那种制服。看不出多大年纪，十几岁吧，在我眼里都差不多，脸上写了青春二字。

那幅画面太像电影里的场景。王栎鑫拍了张照，放下相机时他突然问我，你知道我看见他们想到了什么吗？

如果是2014年的时候，他这么问，或许我还会想起过去的王栎鑫和年轻时的自己，然而现在我想起我的小孩。

王栎鑫大概只会比我更加牵挂孩子，于是我说，唯伊？他没有点头或摇头，没有回答我的反问，只是静静凝望着那些烟花棒一直到它们熄灭，然后才慢慢地叹出一口气，他说，我好想唯伊和梵澍啊。

那一瞬间坐在长椅上的并不是王栎鑫和陈楚生，我恍惚觉得，是两个成为爸爸的人。七年里发生了太大的转变，我们看似都没有离开，其实早已经各自走到很远的地方。

关于他的过去我还是了解的不够清楚，所以我只能告诉他，我知道。我知道的。

王栎鑫叹了口气，马上又提起精神，你知道个啥，今天你过生日你知道吗？口袋里没有打火机，蛋糕上插一根光秃秃的蜡烛让我许愿，忍不住想笑，这个四十岁是不是也过得有点太惨淡了。他说那怎么办，我现在去买个火？我知道他真的会去，赶紧把人拦住，就这么办吧。

闭上眼，听到王栎鑫小声地唱起生日歌。

曾经以为四十是一个离我很远的数字。我不爱幻想未来，那一切都太不可控了，你无法预估途中会面临什么样的波折。

如果用马拉松比喻人的一生，我只是觉得年龄像一个个很清晰的赛程点，三十岁，四十岁，五十岁，它们的存在便为了提醒我路一直在脚下。因此我并不抗拒年龄的增长，我知道那是我注定要走完的旅程。

所以说实话，每年我的愿望都差不多，无外乎一家人身体健康，开心快乐，多唱歌，发大财。也不知道究竟实现没有，反正生日这天说什么都会得到祝福和原谅的吧。

如果真是这样，蛋糕是王栎鑫买的，那么我多提一个关于他的请求其实也并不过分？

如果真是这样……

我希望他需要我。

Chapter End Notes

提及歌曲：伍佰《梦的河流》

火山

很多时候只有逼迫自己去想，才不得不承认我一直都很在意他。

三十岁那年我和刘云领了结婚证，严谨一些是二十九岁，在我过生日以前。隔了几个月王栎鑫搬到双井，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没有联系过我。

说来很怪，薄薄一本红册子却有千斤的重量，像是我把自己的一部分放了进去，又交换了一些东西出来填充。沉的是两个人共同保管在结婚证里的灵魂，不仅仅是属于道德的约束。结婚于我而言是一件没那么轻盈的事情。

再收到他微信时已经是隔年开春，白色气泡飘在屏幕上像朵云。王栎鑫问我最近忙啥呢，意料之中的开场白，我说老样子。对面紧接着又传过来一句，明天有空吗？有的。发完才想起去确认一下日程。哪里有空，明明要去录音室，赶紧又补上一条，告诉他十点以后可以。过了会儿收到一串地址，王栎鑫说这是我新家。

看了两眼就把屏幕锁起来，脸埋进手掌，感觉心跳得很沉。肩头似乎降下一股无法抵挡的力气，把我整个人都往地里面按，耳边几乎能听到那种正在向下塌陷的声音。可我终于等到了那只落地的靴子，不知为何竟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。

刚领证不久，有天晚上老婆突然和我说，很久没见栎鑫找你了。当时我们躺在床上，手心贴着手心，她忽然提到那个名字，让我有一瞬间失重。翻了个身，我说也没什么大事，当然就不需要了。然后我想到他黑色的眼，想到他红色的伤痕，我想起他和小猫一样轻盈的样子。于是我想，他很聪明，很乖，他知道婚姻不是一座坟墓，婚姻是一道河。

但王栎鑫并不乖。我一直都很清楚这点。

还以为你不会来呢。接吻的间隙听见他这么说了一句。我钳住他下巴，问为什么这么说。他眨眨眼，嫂子不让呗。我知道他故意的，那你想要我来吗？

王栎鑫说不想，最好你永远不要来，然后我就上你家去找你。

找到我之后呢？

他说不知道，哎你烦死了，还做不做啊？

把王栎鑫抱起来的时候碰到他脸上的框架眼镜，发现自己没问过他到底是不是近视，依他的性格，很有可能纯粹是为了装酷。取走那两块阻挡我的玻璃片，问他还看得清吗，王栎鑫接着我脖子笑，他说我又不瞎。嗯，能看见就行。去了床上就不再笑得出来了。

王栎鑫老是哭，一开始是因为疼的，但总不能次次都跟第一次似的疼，后来知道只是他容易掉泪。常常觉得自己像在欺负他，王栎鑫一边哭一边说没事，逐渐察觉到他对疼痛有种着迷，其实是和做爱类似的真实感。

他抓住我的左手，用小狗一样的牙齿去确认每一节骨头。我很早就发现他有这个毛病。使劲顶了几下，王栎鑫嘴唇在颤，不敢真的咬下去，从啃咬变成舔，变成吻，他一下一下亲我空荡的无名指。

那时我才想明白闹了半天这家伙从来都是小孩子心性，胡闹也好，懂事也好，不过是希望你能多关注他一点。他的招数不太高明，但我又的确受用。

王栎鑫问我，你说世界末日是真的吗？我趴在他身上，大汗淋漓，分不清是谁的汗，水滴进水中，整个人好像被他吃进去。

两年前三月上播《2012》，我们在沙发上做爱，王栎鑫骑着我。

做到一半他点了根烟在嘴里，烟头的火跟着他的动作上上下下地摆，烟灰就掉在我们交合的地方。

王栎鑫身后是电视屏幕，我越过他的肩膀有一搭没一搭看几眼，陆地正在崩裂，海水正在倒流，而我们无视天灾，试图用人祸去抵挡末日，沙发是诺亚方舟，欲望是求生之路。不免觉得当下的场景过于超现实。

但仔细想想，现实生活有时比电影还要像电影。那年我深陷和老东家解约的风波，甚至不需要玛雅人的预言，整个世界就被轻易地翻转过来。我比以往都频繁地去见王栎鑫，可能也是想用那种悬浮却真实的引力来对抗超越现实的现实。

所以你说我相不相信，我当然不信地球会在2012年12月21日这天毁灭，但我愿意把每一天都当作末日前的最后一天去生活。

要是真的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很擅长用问题来回答问题。

这么千载难逢的机会，那我要去看火山喷发。然后等不知道多少年以后，应该还有人类吧，等他们挖出我的化石，像拼恐龙一样把我拼起来，再做成标本放到博物馆里面。哎，这样一说，我也是可以成为历史的人了哦。

不愧是你，王栎鑫，比电影的结局精彩一百倍，我在心里给他鼓掌。

可是如果看不到火山的话，我还是不想那么早就死啊。

他朝我这儿转过来。陈楚生，王栎鑫叫我的名字，我嗯了一下。

我跟你一起活下去，好不好？

我看着他黑漆漆的眼睛，一双坚定的，无法被岩浆熔化的眼睛。

看火山是件易事——富士山就是活火山。每一年都有专家站出来预测富士山即将喷发。心说我们离日本这么近，要真的喷发了恐怕也会被波及到吧。后来再看见类似的新闻我就会想起那家伙。2014年去日本旅游时朋友来和我敲行程，富士山名古屋二选一，我没有犹豫地就选择了前者。

同行的都是我那几年做音乐结交的友人，不晓得王栎鑫是从哪里听到的消息，发微信给我说他也想和我们一起去玩。我一愣，你怎么知道我们要去日本？他说你别管，就告诉我行还是不行。

那你签证呢？和父母说了没？公司团队都知道吗？打了一串问题过去，王栎鑫发来个擦汗。哥哥，我又不是小孩了...

对着这条消息看了好久，我终于承认。是的，他说得很对，他比我要想得明白。王栎鑫已经是个二十四岁的男人，即使过普通的生活，现在也应该踏入社会工作了，又要我去多操什么心呢。

时间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在于它总是相对地增长。我们认识的时间很快就要填满我和他之间相差的八岁，可不仅仅是我一个人在往前走，王栎鑫也一直没有停下。很多时候我都会忘记这件事。岁月是永远填不满的河谷，而水流只有在被分开的时候，才能够成为平原。

聊天框里敲过去几个字，说我知道了。王栎鑫没有再回。

第二天和朋友说了这件事，其实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并不影响，王栎鑫既然想去，我也没必要拦着他，反正又不是我出钱，他乐意来就来吧。

没想到夜里那家伙突然联系我，看到消息时，说实话，我有点生气。他传来一个酒店地址和门牌号，没有更多的内容，但什么意思不言而喻。正和老婆在小区散步，我把手机按灭了放进口袋，一路走，刚才看见的三个数字在脑海里面反复地跳，心思被搅成一团乱麻。

她很敏锐，问我是不是有什么急事。也许没必要说谎，可我还是骗了她。经纪人跟我确认一下行程而已，不要紧，我说。她挽着我的手往里收了一下，我于是拍拍她的手背。过了立冬，夜里的气温只剩个位数，我身上觉得冷，老婆的手温比我更低。我说还是回去吧，她没有反对。

走到家门口，准备开门时忽然听到她声音，要是真的有事你就去嘛。我回头，她朝我笑笑，眼神如月色，照着我无处遁形。

预言中的世界末日终于来临的那天，我从朋友圈看到王栎鑫又搬家了，这次直接从北京搬回了湖南。确实是觉得诧异，不过一想主语是他又好像挺正常。

我有时很佩服他处理大事的姿态，将一切简单归为年轻是极其不公平的。王栎鑫的魄力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消失，也许会变得圆润，会被捏成各种形状，但他一定不会妥协。

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

我并不在意王栎鑫搬家搬去了哪，他就算搬去海南搬去美国我都会惊讶几秒以后接受这个事实。那一刻浮现在我脑海当中的只是一个问题。

为什么没有和我说？

很多年以前用来说服自己的理由再次派上了用场。王栎鑫并没有把这一切当真，所以我也不必过于在意。我从一开始就明白他会离开。

2007年，第一次在阳台碰到他的时候，王栎鑫跟我说嗨，陈楚生，给你让个位置啊。我很无语，因为那里本来是我独占的空间，虽然是自说自话圈认的。但他就这样侵略进我的领地，像雾像雨又像风。当时我想，原来这个十几岁的小孩也需要一个角落。所以我没有赶走他，我不知道他来了以后就不会再走了。

四年，五年，七年，他时时刻刻出现在我的周围。打车去酒店的路上我不再坚持，关于他的事我一直都很在意，王栎鑫扰动我的边界，属于我的疆土因此才无比辽阔，又似乎只在方寸之间。

按了好久门铃，估计那人睡着了。房门一打开看见他迷迷糊糊的样子，果然刚起床啊，等人来就这个态度？

他喊我，我说嗯，侧身撞了进去。房间里打着热空调，王栎鑫只穿一件短袖，站在我面前，显得我一身外套加围巾很像异类。我说你来干什么？他揉揉眼，眼睛里有红血丝，睡一半被叫起来的，也难怪。他说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日本，意料之中，我问他就为这事？他点头，我心说你还敢点头，王栎鑫，你牛逼啊，有种啊，从湖南跑来开房，算什么？交易吗？你心里把我当成什么人。

整理好的思绪突然就像散架的积木，噼里啪啦摔了一地，也不想从头搭起来了，不在意，为什么，都去他妈的吧。

王栎鑫拉着我去床上，他的头发和几年前一样短，脸的轮廓却更清晰了一点。第一次做的时候，我还觉得他这个人是棉花下面包着铁块，现在棉花已经看不到了，他被磨成一片刀刃，我和他做爱，我被割破，我心甘情愿地流血。

好像是最开始就发现王栎鑫喜欢接吻，不做爱时也会凑上来亲我，或者是勾引我去亲他。这些年不知道有没有找其他人练习过，吻技大大提高，不再是十八岁爬到我床上却不会换气的小孩了。所以我说是的，和他的经历大部分都很愉悦。

剥去他单薄的衣服，我沿着锁骨往下亲他的身体，亲他许多的痣。手贴在他肋下，王栎鑫的心脏在我掌心下面砰砰跳动，感觉他正活着，这种体会让我很满足。或许算是我特殊的癖好吧。

一路亲下去。这人天生长得就很白，体温一升高会像螃蟹一样变色，我贴在他下腹。王栎鑫下身顶到我的喉咙，我说你迫不及待啊。他脸红，又不是没见过，你烦不烦。嘴硬的功夫也确实了得。

没有用安全套，第一次，或许是带点惩罚他的心情在里面，我要他记住今天晚上的感受，记住我的体温和纹理。填进去时他叫了一声，抓着我的胳膊。王栎鑫的手几乎滚烫，贴上来吓了我一下，心里猛地收紧了一瞬。

其实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，在他回湖南以后。偶尔他会在我梦里出现，以过去某一个阶段的样子，即使是梦里我也知道那是从前的王栎鑫。然而久违的重逢却是在这种场合。陈楚生，我问自己，这是你想要的吗。

想不出答案，咬着牙，艰难地将自己埋进去。我俯在他上面，感觉他眼里只有我一个人，不是感觉，确实如此。玻璃弹珠上反射出整个世界。我是畸形的被放大的整个世界。我正在进入他，硬生生撑开一道口子，我们流很多的汗，身体都不像之前那么适应了。

王栎鑫在我进到底时还是没忍住叫了出来，直直看着我，肯定也很疼，虽然知道他对疼痛有区别于他人的……态度，但有时我会担心。

抽插地很缓慢。不晓得哪一刻开始，进门时的情绪早已无影无踪。我想是在王栎鑫注视我的眼神里，除了属于他的黑色，除了他不愿妥协的锋芒，仍然存在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，但我现在还说不清楚。

那家伙偏要这时候捣乱，我拍拍他，不许叫。王栎鑫便环住我的脖子，抬起上身与我接吻。他的话很碎的散在一个个亲吻当中，听到他颠三倒四地喊我，哥，陈楚生，哥哥。

我求你。我求你带我去，行不行？

我没有回答，朝他身体里顶去，我怕自己口是心非，也怕自己坦白。我说不好现在是什么情况，心乱如麻，混沌，无解，烟瘾发作，耳洞发炎。我不能看他的眼睛。只好把王栎鑫翻了过去。

他躺在下面极其安分，安静地有些异样，我预感他在哭，摸了一下他的脸，一手湿的。俯下身到他耳后，我说很疼吗？王栎鑫果然非常能够忍耐，对自己有时与理智相违背的行为感到抱歉，但我并不讨厌你，真的。

用力进到深处，我叫他，栎鑫，栎鑫。他脸上湿透，半张着眼，我想我也湿透了，像他在小区门口拉住我的晚上，在贵阳看见我心跳声的晚上，在无人的阳台给我腾出位

置的晚上。许多个晚上我进入他的视线，跳进昏沉没有底的大海，如果身体交合会让我们产生足以抵挡什么的力气，希望你不要再为了我流泪了。

把王栎鑫挡住嘴巴的手从被子里捞出来，我说你想喊就喊吧，抓着他紧紧弯起的手指，又抽插几下，听他从嘴里抖出几个音节，无一不是我的名字。

我和他都累坏了。躺在床上，王栎鑫偏过脸，他确实对我的脖子有奇怪的执着，毛茸茸一颗头在我肩上蹭，牙齿四处留印。啃人不是个好习惯，要改正。不过也许和我摸他左胸是类似的，感受到我的脉搏便是感受到我的生命，生命如此真实。

提住他后颈像提小猫，王栎鑫张牙舞爪，心说你还挺有劲，往他身上拍了一巴掌，总算收敛下来。他在我要去洗澡时又扒住我，在脖子上嘬出很响的一声，我瞪他一眼，对镜子照见一块红红的印记。那天他没有像过去一样问我还走不走，诚然我是要离开的，但他好像又在用各种方式让我留下。

王栎鑫靠在门上和我说拜拜，披一床被子，跟超人似的，我说你要去拯救世界啊，他抬脚踹我，那我一定先消灭你这个坏蛋分子。对着他笑了下，幼稚。我走了。

走出酒店大堂觉得衣领那块空落落，发现围巾忘记拿。折回电梯门口，犹豫了半天，还是没有上去。

我忽然想，他和我遇见的很多人都不同，他进入我的世界不是为了冒犯我，所以即使离去也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，离去是成长的一环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代价却要我来承受了。回想王栎鑫看向我的眼神，终于明白那种说不清楚的东西是什么，是他毫不妥协的，孤注一掷的，长大的决心。

脖子上有他留下的一块红痕，现在毫无遮拦地暴露在外面，前台小姑娘一直瞟我，我也没有心思去理会，让自己陷在沙发里，身体当中涌起潮水一般的倦怠。

手机里躺着老婆几十分钟前问我何时归家的短信，我闭起眼，又无法忍受闭上眼时出现在我心里的那个人。我该如何回去，回到我的家，回归我。408号房间。我该如何回去。等反应过来时香烟已经燃了快一半，去前台借了只烟缸，企图让焦油和尼古丁给我回答。

王栎鑫的确不乖，无理取闹，得寸进尺，直接从湖南进到北京。但即使今天我不来和他见面，内心也早就允许他跟我一同去日本，或是其他任何地方，去哪里我都不会拒绝。

可到底什么样的选择是正确的，什么又是错误呢？

在大堂坐了很久，口袋里的半包烟被一根根抽干净。

其实我并非不知道答案，只是我从来就没有怪过他。

反高潮

2014年去日本是在一月，不仅没有看到东京塔，富士山在冬天不对游客开放登山路线，最终也没能去成。

但我们在静冈住的酒店窗外就能看见富士山，大气笼罩下山体呈现出青灰色，山顶覆盖着白色的积雪，我感叹，竟然和网上的照片长得一模一样。

原本登山看日出的安排只好简化，友人说要喝到天明，我心想这一行几个人的酒量恐怕撑不到那时候。晚上在附近找地方吃饭，误入一家本地的居酒屋。菜单全是日文，上年纪的老板又并不会说英语，点菜成为难事。王栎鑫自告奋勇，我们在旁边围观他如何跟人家打手势对话，朋友们开怀大笑，说你这小兄弟真是天才。

短短几日王栎鑫和众人打成一片，二十四的年纪在我们之中当然也是最小的了，一趟旅行又收获几名哥哥。深知他到哪里都受欢迎，会说话，会来事，长得好看，虽说性格不够乖巧吧，但那或许只是我眼中一部分的他。突然觉得平衡许多，总有一些东西是别人无法看到的，比如月亮的阴面，比如，猫的报恩。

王栎鑫回来问我们在笑什么，很自然就坐在我旁边的座位。发现大家似乎一直有意地把他的位置留在我隔壁，也正常，毕竟是我带的人，劝自己不要想太多。可晚上王栎鑫总是跑到我房间里来，前天和他去便利店买安全套碰上其中一个朋友，气氛不能说很尴尬，我面不改色，架不住某些人要脸红。不知道后来这事有没有发散出去，陈楚生私生活混乱，之类的。

王栎鑫那年是喝啤酒也会晕的酒量，点了杯柠檬沙瓦，我们其他人开了一瓶八海山。他喝到一半便也要喝清酒，其实度数不算高，王栎鑫这几年也有所长进，只是他十八岁在贵阳那副样子给我留下太深刻的印象。

我说你等下喝多了不许唱歌。他讶异，我喝多了怎么会唱歌？嗯，还是不要管他了吧。

说实话，我的酒量也一般。喝大了以后话比较多，不至于断片，醒来不知道自己说过什么的情况常常发生。与王栎鑫一起喝酒的次数很少，无论如何我还是有自信比他能喝一点。

酒精上头的感觉是眩晕，腾空，双脚离地，短暂丢失对真实的感知。适量饮酒能让我觉得自己变得轻盈起来，我想要活得很轻盈，所以这也是我羡慕王栎鑫的一点。

右边逐渐靠过来一个热烘烘的身体，看样子是差不多了。所幸他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啃我的脖子或者嘴，搂搂抱抱还行吧，我的感官也变得迟钝，像一棵树那样被他抱

着。

从居酒屋出来，友人真想通宵喝到日出，去便利店买了罐装酒，跟我们说想一起的都到他房间集合。我无奈，明天不是去东京？友人说管他丫的。

王栎鑫在后面牵住我袖子，却又并不抬头看我，毛线帽下面半张脸都是喝了酒以后通红的脸色，我心说酒精作祟，酒精作祟，反手拉住王栎鑫，逐渐跟他落在了很后面。

去年那晚，他回湖南以后我们并没怎么联系，只发一些出行相关的事项，看着像经纪人和艺人的对话。酒店地址和以往一条条的邀约似乎真正成为了过去。我猜王栎鑫把这次旅游当作某个仪式，抱着近乎“奉献”的原则来挑战我的底线。

而每一次，我身上的负罪又都会因为他而得到原谅。如同跳海，我不再有纵身跳下的欲望，并不是我放弃了我的海，而是因为我知道自己始终就在这海水里面。

回到房间看见手机上跳出一条微信，朋友发来，和你那小朋友好好待着吧。

我沉默，不晓得旁人眼里我和他的相处究竟是什么样子，其实一直都只是我在一叶障目，掩耳盗铃？王栎鑫脱掉外套坐在床上发呆，我挠挠他下巴——本来没想这么做的，但他喝多了实在像小动物，忍不住就伸出了手。那个家伙被挠了竟然张嘴要咬人，我捏住他两颊，捏得他嘴巴撅起来。我说这么喜欢咬人，王栎鑫你是狗吗。他便朝着我学狗吠。

静止了好些时间，我说自己。盯着他的五官，盯着他身上的短袖，我放弃去思考这件事合不合理，正不正确，我放弃去想除了他以外的人和事。我放弃了，我想。我是陈楚生，他是王栎鑫，仅仅如此而已。对吗？

把他推到墙上，吻他，做二十六岁的我没有做的事。适量饮酒可以使我感到愉悦，过量饮酒会让我失去理智。过没过量自由心证，我很少主动地和他做爱，他也很少像那样依赖我。

做完之后王栎鑫偏要挂在我身上一起来淋浴。不知道他喝多了会这么粘人，头都大了。浴缸的空间对于两个成年男性来说还是太狭窄，我怕摔倒，从背后抱住他，一只手卡在他胸前，人倒是很乖，随我摆布。

王栎鑫身上长了许多痣，掌心，颈侧，左肩，胸口，脊椎，肋下...第一次发现自己对他的身体如此熟悉，他骨头的形状，发炎的耳垂，肤色，凹陷，体温。水流打在我们身上，好像让我把一切都看得更加清楚。

不敢说了解他。即使认识七年，他不愿意告诉我的事我仍然没有途径知晓。可我又确实了解王栎鑫。他的习惯，特征，他的心理活动，他的癖好，他的变化，观察他是一件有趣的事，我过去不曾这么觉得，如今热水将我们溶解，他毫无防备地露出他的后脖子，后背，大概有点懂得他爱咬人的原因了。

牙齿磕在他肩上，想用力又没用力地咬了下去，他摸索着拍拍我的脸，我的颈椎。我合起嘴唇，亲他左肩上的痣。

没有人去居酒屋是为了吃饱饭，王栎鑫凌晨喊饿，说要吃泡面，只好跟他出去买东西。进了便利店又要吃雪糕，诶这关东煮看着也不错啊。我心说这人其实还是小孩一个。

结完账走出去，天上飘起细细的雪花。我们站在路中央，抬头，雪片砸到脸上，凉凉的，我便感到平静下来。

住到北京以前我没有见过雪。海南会下雪吗，我不知道，或许等未来气候变化到一定程度，海南的冬天也会下雪，也许那时我还活着，但我真不想见证那一天。

王栎鑫和我想到同样的问题，你老家是不是从来不会下雪啊？我说是的。他说那也挺好，一年四季都可以游泳。其实也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，不过我没出声。

王栎鑫扣住我的胳膊，什么时候你带我上你家去玩玩呗。

你说三亚？

对啊，天涯海角，五台山，什么的。

我说五台山不在海南，那个是五指山。他说哦哦，那就五指山吧，你带我去。我说你给我什么好处？

王栎鑫居然真的在思考。他说，你来我家我做饭给你吃，你没吃过我做的饭，我跟你讲，现在我比老王做的好吃真的。

看他十分认真的表情，我还是笑起来，拍拍他的头。那去吧，天涯海角。

一月份的日出来临得很晚，我跟王栎鑫最终也通宵了。在房间里看听不懂台词的电视剧，一直看到电视台停播。他回房拿来副扑克牌，两个人打不了斗地主，只能玩小猫钓鱼。我途中去敲友人房间的门，无人应答，对他们的酒量早有认知，的确属于意料之中。

其实王栎鑫也困了，他趴在那儿眼睛几乎要闭上。我说你撑不住就睡吧，等下我叫你起来。他硬是打起精神，问我为什么还这么清醒，我也不知道，早些年熬夜熬习惯了吧。他说熬夜伤身啊大哥，我挑眉，你想说伤什么身。王栎鑫对着我眨眼。

可即便是我，说实在的，也觉得挺累。天气预报显示多云，能不能看到太阳还是未知数，我和王栎鑫只是互相看着，不想打牌，也不太想讲话。想睡觉。

六点半左右被拉着出门，他说动一动就不困了，我心说年轻人就是有活力，做爱已经让我陷入长久的贤者时间。我们从酒店一路散步到附近的某块……草地，那里不能被称为公园或者广场之类的，因为那儿只有草，和几只护栏。我跟王栎鑫坐在护栏上，天色灰沉，视野倒是开阔，可以看见远处的富士山。

王栎鑫一开口就惊为天人。如果现在喷发，我们俩是不是就死定了。

我想八成是这样的，但如果跑得快，或许还能逃过一劫。

你之前不是说要看火山喷发吗？

嗯…但那是世界末日嘛，马上就要死了，伸头一刀缩头一刀，不如死得浪漫一点。

我说，浪漫？

岩浆会留下人在死前最后的一瞬间，虽然是以碳块的形式，后人没有办法辨认原主的身份，只会知道这曾经是一个活着的人类。如果两个人死在一起，那么我们就会被一起发现，要么被高温熔成一个整体，要么分不清哪个碳块各自属于谁，不过那都不太重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会在一起被吞噬，被吞噬也在一起。

想起王栎鑫那年说的话，一起活下去。

看着富士山顶，忽然有亮光从山的一侧照射出来，一瞬间还以为他说的话要成真。王栎鑫摇动我的胳膊，哎哎哎，你快看快看，太阳出来了。我说嗯。天光乍现。

我有一个秘密。

其实我名字当中的最后一个字本来是昇，日升的昇，而非生命的生。作为一个秘密来讲，它或许有点不够格。但我此前并没有与太多人提及过这件事，因为缺少能够分享它的机会。

可在那一刻，我很想把一切都告诉王栎鑫。

我的过去，我认识他以前的生活，我的劫难。就像07年秋天在深圳，在那个电梯间，他凑在我耳边悄悄地说出他真实的生日。无聊的一个秘密，他还是挖空心思要告诉我，为了让我知道他很在意。

我们都拿出手机拍照，他发朋友圈，我发给没睡醒的朋友，和我老婆。

岩浆没有奔涌下来，我们没有死，我没有说，王栎鑫的愿望没有实现，我们劫后余生。

跳海

后来我和王栎鑫在去东京的车上睡得昏天黑地。到新宿时醒来，半边身子已经被压得失去知觉。

昨夜喝了酒又没好好睡觉，心脏的位置总是隐隐的抽疼，想说真是到年纪了，以后这种事要少干。转电车去涉谷，正巧赶上下班高峰，人特别的多，我被挤得只能倚在车门上。人潮将王栎鑫推到我的面前，这家伙看样子是睡醒了，一双热乎的手在下面抓住我，脸上笑得挺乖，嘴里说出来的都是欠揍的话。

公共场所，不和他一般计较。王栎鑫便得寸进尺，把我的手塞进他的外套口袋里面，表情里写着几个字，你能奈我何。我在心里叹口气，但他的手确实温暖。反正在过于拥挤的地方，没有人会去注意一个角落里正在发生什么事。

列车制动时王栎鑫因为惯性往我身上倒，头磕着我的鼻子。他还是稍微比我矮了几公分。以前他时常不服，说总有一天会超过我。超过就超过吧，我原以为他应该会比我高一些，毕竟他还在长身体，又是体育生，超过我难道不是轻轻松松？

但世界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与我们开玩笑，王栎鑫没有和小树似的长起来，或许他真的不会长得比我还高了。

我看你这样就想到那个……

话说到一半却发现很难用简单的词去形容我想到的画面。经历的东西太多，时间跨度太长，王栎鑫的脸上又叠着许多个王栎鑫，他一直在变，又一直是那个比我矮一点的小孩。

我们之间相距的八岁似乎就被具象成身高上的几厘米。而这几厘米折射到时间的维度上却成为漫长的河流，积雪的山。

我突然想，其实达到一定的海拔以后，气温降低，山上就会开始降雪。那么若是海南有一座很高很高的山峰，它的顶端是不是也会因为寒冷，而下起终年无法融化的雪来？

王栎鑫并没有听见我刚刚说了什么。一颗头凑到我面前，你一个人叽里咕噜讲啥呢？盯着他靠过来的脸颊，我心说正好免去许多解释的麻烦。

毛线帽盖住他半只耳朵，露出耳垂上一个红色的小坑。他打耳洞的地方总是发炎，如今已经有些长起来了。我贴在他耳边说话，王栎鑫躲了一躲，转过头便指认我撒谎，你刚明明说了不止两个字。我对他笑笑，没有再重复。

回国的前一晚，东京下了场大雪。

我与王栎鑫在房间里看雪片洋洋洒洒飘到街上，他裹着我的羽绒服，我只好裹着被子。烟盒里剩最后四根烟，我点上一支后他也朝我讨要。抽烟伤嗓子，本来不太想给他，但确实没什么说服力，自己戒烟都没戒成，哪有管教别人的资格。

很快就看他丢出一个烟屁股，又过来问我要一根。王栎鑫那几年抽烟挺凶的，我是之后才知道这件事。

我跟他讲，一个要求换一根烟。他说不能用做爱次数兑吗，我说不行。他问我那还有什么要求？我考虑了一下，比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必须回答我，但不能说谎。王栎鑫笑了，真心话大冒险啊，那行，玩呗。

我正色道，不是游戏。他说好吧好吧，你提要求吧。

夹着烟思考问题，香烟快要烧到我的手指，终于想起来把烟灰抖掉。

我坐在车里，手机屏幕上是与王栎鑫的聊天界面，现在是早上七点半，离我到达酒店门口已经快过去半个小时。

在成田机场分别后我和他没有再见过，没什么机会，微信联系也很少。这半年多的时间里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你会感觉是船的航向变得清晰，或许是风吧，从具体的方位吹来一阵风，它要带我到达某一个角落，于是我跟随着风。

过年期间得知老婆怀孕。等她状况稳定以后我们拍了婚纱照，公布婚讯那时，离Demo来到这个世界已经不到一个月的时间。他出生时小小的，丑丑的，抱在怀里没有一把琴的重量，很轻，其实也没有那么轻，因为生命是强壮且真实的存在。

微信上收到许多祝福，翻群消息看见有人提及才意识到过两天是王栎鑫的生日。我想人生总是有那么多巧合，偏偏就要发生在我和他的身上。

十月份久违收到他的信息，沉下去好几个月的头像忽然又跳出来，连最近在忙啥都不问了，熟悉的酒店地址，408号房间。

我没有去。但是我的确恼火，这已经不是他乖不乖的问题，我想王栎鑫真是要疯了。不仅年纪又长了一岁，浑身的本事也跟着在长，现在我退一步他要往前一百步，简直变本加厉。

怒火平息一些之后我发现他因此重新回到了我的记忆里面。很多个夜晚，很多次不为人知的相聚，很多个我没有办法忽视的瞬间，其实都被我试图掩盖在了东京的那场大雪之下。

如今它们冰一样化开，暴露在我的面前，成为模糊的混沌的，斩不断的水。

王栎鑫坚持不懈地每周末给我发信息，发了三个礼拜。记得那天是立冬，我醒得很早，也可以说根本没怎么睡，夜里反复惊醒，索性去看看儿子。Demo出生以后老婆似乎变得比之前更加沉静了，站在婴儿床边好像屹立不倒的山石，开门撞见她透亮的眼睛，几乎将我定住。

她问我怎么不睡。我摇头，略去许多复杂的原因，不说我做梦，不说我梦到什么、收到什么消息，只简单告诉她我睡不着。

老婆没多问，低头给Demo整理被子。这几个月她远比我折腾得多，没有一天是能睡得安稳的，任何补偿都不足够，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妈妈的痛苦和疲倦，我很尊敬她。

走过去按按她的肩膀，你去休息吧，我来照顾。她很轻地答应一句，把脑后的头发散下来。转头看我，老婆说我想吃油饼，以前常吃的那家。我愣了愣，意识到她说的是明天的早餐。

老婆转身回卧室，洗发水的气味里夹着一些陌生的味道。家里的洗衣粉最近刚换新的，我还没有闻习惯，觉得有点像婴儿身上的奶味。

我说好，我去买。

买早点用不着开车。导航给我规划出一条最快的路线，避开早高峰，全程4.3公里，共计10个红绿灯，预计行驶时间16分钟。电台主播说今天是我国传统节气立冬，按北方习俗要吃饺子。

早晨七点，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去，甚至不知道王栎鑫有没有走。我坐在车里，我点上一支烟。烟盒里还剩下三根，熟悉的场景。

我说明天回家，早点休息。王栎鑫愣了几秒，随后便扑到我身上说我要赖，我说这怎么不算要求？你现在立刻回去睡觉。他使劲压着我，这人真的用起蛮力来我确实敌不过他。王栎鑫捣乱似的和我接吻，我们嘴巴里都有股苦味。

现在这三根烟，我每回答自己一个问题便点上一支。

七点五十几的时候我终于拉开车门出去，他要是走了就走了吧，最好头也不回地，就地解散，今后该是什么样还是什么样，一年见几面，微信常联系，逢年过节聚个会，串个门，你出歌我帮忙宣传，我开演唱会送你门票，给别人介绍起来就说这是我从07年开始认识的好兄弟——

王栎鑫。

到门口看见那家伙正走出来。我想人生竟然真有这么多的巧合。

之后再忆起那个早晨，仿佛电视剧里的一章。天气是阴天，王栎鑫朝我走来的姿势像要就义，我停在他面前，或者是他停在我面前，总之我们停下，没有人再往前走一步。

他一开口就和我顶嘴，但我无意争吵，因为这事争不出个结论，他不应该来难道我就应该去吗？从开始就是诡辩。不该来的人其实是我。

想起汪峰那首歌，爱是一颗幸福的子弹，想起出门时熟睡的妻儿，想起回家路上要买早点，那家的油饼很好吃，曾经也带给王栎鑫吃过。王栎鑫王栎鑫。不应该再想这个人，不应该。但他现在就站在我的面前，我又能怎么办？

转身去拦出租车，听到他怒气冲冲的诘问，你他妈的能不能先把话讲清楚？我没有理睬，使了全部的力气把他按在后座，关起门，和司机说去首都机场，逃避去看他想要洞悉我的眼睛。

我知道将一切变得清楚是要付出代价的。

所以你要牺牲，我不允许。

回到车上，看见自己留下的烟盒，那三根烟，我一根也没有抽。

跟店员要了盒七星，结账时电子屏上跳出一个年龄确认的界面。想到上次和王栎鑫来日本，他买个啤酒都要被人家上下打量几番，付完账就在外面跳脚，我看着这么像未成年吗？啊？！扯着我衣服说陈楚生你评评理，友人在一旁看乐子，我无奈地揽住王栎鑫的肩膀，企图把这人按在自己身边。这说明你长得年轻呗，夸你还不好？我说。

王栎鑫他……王栎鑫当时是怎么回答我的来着？

便利店的打火机很难用，按了半天，窜出一颗火燎过我的拇指。透过火光我看见蹲在地上的王栎鑫。这些年里忘记的事远比记住的要多。不知道有什么办法可以抵挡遗忘，也许只有尽全力地去感受才能获得微弱的，与之抗衡的能力。

吸了一口烟，火快速地朝我烧过来。其实我很想问他为什么要蹲着，但又觉得这是个过于无聊的问题，所以我没问，指了指刚买的雪糕让他快点吃。王栎鑫并没有理我。过了会儿感觉牛仔裤被轻轻扯了几下，我低头，对上他的视线。王栎鑫说要做吗？

他来亲我时嘴里还留着奶油的味道，刚吃了冰激凌的原因。我不是特别爱吃甜食，昨晚的生日蛋糕大部分也进了他的肚子。

那种微弱的甜味却让我有些上头，从他嘴里尽力地索取，用几乎要把他吞下的力道。王栎鑫伸手剥我的衣服，我便松开他，T恤衫从头顶掀去，我抵着他的额头，双手握住他的肩膀。

王栎鑫的确瘦了很多。也许这几个月里，失眠的问题始终困扰着他的夜晚，我不是医生，没有办法给予他帮助。我只能抱一抱他，从上到下数他身上的骨骼，还好这十四年里他没有长得很高，突然对这事感到很庆幸。

他十九岁那年的冬天，我去他家，王栎鑫喝了点酒，现在想来是八成为了壮胆，借着酒劲就把我带到他房间里面。

即使室内有暖气，脱掉衣服时还是会觉得有一丝凉飕飕。我光裸着上身站在他的床边，好像刚刚都是在梦游一样，忽然清醒过来。王栎鑫坐在床上，抬头看我，房间里没有开灯，他的眼睛是两块亮闪闪的玻璃。

我说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王栎鑫说我懂的，哥，我明白的。嘴上这么说，塞在我掌心里的手却在微微地颤。他迷茫却又坚定地注视我，不知悔改，执迷不悟。

我问他，那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又是大人擅长的伎俩，回避问题，我知道这么做很狡猾，但我需要他想清楚自己想要的东西，然后王栎鑫用力将我拉到他的面前。我会给他他想要的。

年轻的身体很锋利，肩骨似乎能割开我的手掌。沿着他脊椎一节节往下抚摸，王栎鑫在我怀里发出很可怜的声音。我觉得好笑，刚才见你挺猛的，怎么一到正经要做了又害怕？他说没没没害怕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，说不担心是假的，据说会很疼。据说，当然是因为提前去了解了一下。

低头发现王栎鑫左肩上有两颗痣，嘴唇贴上他肩头，我说受不了你别忍着。

王栎鑫几乎和被子融为一体，不知是白还是单薄，或者是柔软，我架起他一条腿，按着腰将自己填了进去。现在他其实不太会在做爱时流泪了，我想这也是一种成长，只有爱才值得痛苦。爱有时是痛苦的，我竟然花了很久才明白这个道理。

他伸手去床头拿我买的香烟，忘记告诉他打火机被扔进垃圾桶，王栎鑫就把那烟叼在嘴里。我说你倒一心几用，顶了几下，要他专心看着我。于是王栎鑫便认认真真盯我的眼睛。

埋进去时他果然哭了，从没见过他这么哭过，我吓一跳，很疼吗？王栎鑫死命摇头。他趴在床上，手在空中胡乱地抓，总算抓住我的胳膊，嘴里蹦出几个音，你，继，继续。我没听他的，退了出来，告诉小孩别勉强自己，王栎鑫流了点血，我心情复杂。

但后来，我时常会想起那个晚上。想起他无所畏惧地撞在我的胸口，抬起头时那双黑漆漆，清晰的，坚定的眼睛。

和现在的他一模一样的眼睛，无数次我看见他的那双，和海水一样的眼睛。

打开阳台的门时已经有个人坐在那儿。他是我们里面年纪最小的选手，刚满十八岁，湖南本地人。王栎鑫转头看到我便笑起来，嗨，陈楚生，给你让个位置啊。

我不再问他希望我做什么，但我需要他。我需要他注视我，呼唤我，承受我的痛苦，记住我。

正如王栎鑫十七岁时向我投来的那一眼，我纵身跳下，万劫不复。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